



# 等待,是一场与时光的较量

沐墨 | 江西瑞金

## 1

武汉封城的那一夜,屋外的狗,吠了很久,直到凌晨,也没停下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亮烈而漫长的狗吠,如临大敌般。两个多小时里,我几次担心,狗会因喉咙胸肺俱裂衰竭而死?可走到门口,它又不吠了。四处灯光寥落,仅这一点寥落的光,也被黑夜侵蚀着,以致我完全不知它的所在。

就像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爆发,从始至终,人们的心中仍是诸多的不确定。疫情的扩散,击散了过年的气氛。退了预订的年夜饭,一家人回到农村,在苍穹之下,在旷野之上,在屋宇之内,在透亮的手机屏幕里过年。

年前几天,尽管新闻报道了武汉疫情,但去超市里办年货的人还是很多,几乎没人戴口罩。那时,也没人打算要抢购什么,仅仅几个手机微商在叫卖:赶紧囤几个吧,再不囤就晚了。做微商的朋友突然卖起了口罩,一口一个“囤”听上去真要闹“荒灾”似的。这是微商惯用的手段,我并不以为意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此没有丝毫警觉。

每隔几秒,我总忍不住刷一下朋友圈。微商朋友截屏发出的时销售量,不少同事在转发疫情已随春运到江西乃至遍布全国的消息,晚上钟南山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明确告诉大家此冠状病毒可人传人的视频。心突突地,紧张起来了。火速奔到楼下最大的药房,口罩已全部售空。幸好咽炎病发曾留了几个,不然,真的要扯几块布自己动手制作了。

这样的事,仅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内,迅雷不及掩耳之势。

武汉距离江西很近,最近的九江,到汉口仅2个小时的高铁车程。武汉,作为九省通衢的重要城市,于江西而言,那是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。贩夫走卒,求学士子,商旅行役,无不通过这个窗口寻求发展。武汉一城遭受重创鹤唳风声,江西也草木皆兵难脱其疫。而我们,在第一时间,看到了江西政府的政治决心,启动一级响应,没有丝毫犹豫。

## 2

父母退休弄了点地,种了蔬菜,腊肉年货之前也有备足,一家人在乡下自我隔离,住上个十天半月是没问题的。除夕夜的团圆饭,人没到齐,小弟一家因疫情退票而未回。饭后,放了几发烟花,终于有了点过年的气氛。夜空中散开烟花,像极了那些年我们童年的眼睛。

那一刻的快乐,让我想到已逝去的那些岁月。关于人死后会变成星星,蝙蝠是吉祥物的传说,农村人,祖祖辈辈从未怀疑过。他们敬天地,畏鬼神,也是对天道尊严、自然法则的一种维护。有禁忌、有节制,遂安身立命。

那一夜,我一刻也没睡。我相信,很多人都是无眠的。

空气越来越冷,风声越来越大。风吹在我的脸上,能够感觉到不同方向的进风口,滋滋地灌溉着气流,口罩的安全性显然不高。我想,即便我们远离病源地武汉

千万里,病魔也一样近在咫尺。

初一。一夜风雨后,饭桌上,说起前夜狗吠。父亲说,那狗伯父家的,无恙。许是见了我们回来,对外来者发出的警告呢。由于工作的原因,多年来,我们回来居住的次数少之又少,不经意间,我们竟成了让狗备受警觉的“外来者”。在灾难来临的时刻,狗的表现往往比人聪明。狗具有天生的防卫意识,当它嗅到不熟悉的气味时,就会出现慌乱的情绪,以吠叫声发出警告。小时候,村里老人们说,狗在夜间生气,是因为它们看见了我们无法看见的东西。这种猜测,显然没有科学的依据。然而,对于未知的东西,农村人的态度一直是敬畏的。

初二。各种社交平台上“疫情”肆虐,其中包括不少人心理上的“病毒”感染。就在这时候,手机出现故障,看来手机也有免疫系统,为了不受诸“毒”的侵蚀,自我关机隔离。病毒无声地向我们宣战,可幽居家里的人,吃饱睡饱,人手一机,或评论,或诋毁;或赞扬,或搞笑。关于智慧,人们似乎永远听从手机转载,而不问自己,事实是什么,真相是什么。

早上出去跑步,小路两旁边蔓草丛生。鲁迅说,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。人类到来之前,这世上是没有路的,即便有路也属于虫豸走兽。

过去,人要开路,如今,人要封路。戏剧般的演绎,在刺激着我们对过去所走过的路,作一次深刻的反思。

## 3

村居委的干部,接到封城封路的通知,一早就堵在路口。红袖章,黑帽子,口罩遮去整张脸孔,只能看见滴溜溜转的两只眼睛。跑步从他们身边经过,以为我是外村的,拿一把起手枪似的体温计,便对准我的额头量体温。有个没戴口罩的大伯想出去买点盐,不让去。要去,就回家戴着口罩来。

以前过年,给大龄青年们张罗相亲,也是长辈们的心头好。今年形势特殊,相亲延后,但手机不能消停。留个电话,加个微信,先聊聊看,不急着想见面。聊呗,从疫情聊起,看看有没有可能遇上“霍乱时期的爱情”。结果发现,“新冠”真的是一面照妖镜。认知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,不争论,没意义。

那个人跟我解释,只是随口一说,不必在意。可我在意了,对这种不承担举证责任,罔顾真相的人,实在难以产生信任,更别说什么火花了。大千世界,各有各的观点,本不奇怪。学习科学、文化的目的,是教我们相信真理,保持善良和悲悯,从没让我们去怀疑别人,妄自臆想。面对一场浩大无声的灾难,虽然个人作用很小,但我们至少能够在恐慌、谣言面前保持理性的判断和坚定的立场。帮不上忙,我们至少能够自我隔离和冷静思考。爱默生说,世上有两件事情最可怕: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和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。这个时期,恰恰有很多这样的人,用自己的认知偏见,误导着一拨又一拨惶恐而失去定力的人。

初三。母亲说灶房柴禾不够,正好天气放晴,我们一家人准备好防护,便出门拾薪去。



等待,是一场与时光的较量。我深信谜题揭晓,在不久的将来,在每一分普通的力量之间。

## 4

止,却欲脱不能,他们泪流不止,却欲罢不能。

那些人,都是谁的父母,孩子,爱人,如果可以选,有谁不愿归隐南山,采食蕨菜,岁月静好?

病逝者的数据更新,其中很多是有旧疾的老人。这才让我们意识到,父母的健康是一个家庭的稳定器。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,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”这句在网上盛传许久的话,这一刻,我才觉得它深刻。这是唯一一次延长假期而没人感到喜悦的春节,可它却给了我们许多思考,关于生死,关于父母,爱与恼,痛与忧……从未如此深刻。

初四。手机突然开机了。许是见着天空放晴,满血复活。不想搭理,埋头看书。我向来是个又闷又宅的人,此次疫情爆发,即便在乡下呆着,我也照旧待得住。无看剧、游戏的嗜好,不想看各种带有谴责、谩骂的评论。乏了就静静地睡一觉,醒了就偷偷地掉个泪。

早上,听父亲说起一个同事的女儿随大部队驰援湖北去了。只恨当初没去学医,不然,灾难面前,也不会如此被动,处于尴尬的境地。

阳光从窗子里透过来,如湖水那般清澈,只是,人们不知道这清澈的阳光里,也有致命的病毒。它们戴着王冠,来势汹汹,攻城略地,仿佛只要有缝隙可钻,就算被子布纹的细孔也不放过。等天热,病毒会慢慢消退,可是专家疑心,它们不会轻易退却,未来十天,依然是高涨期。不要大意,出门晒太阳仍要戴好口罩。

迄今为止,我们所知的许多,尚不足以抵挡病毒的肆虐。最近读到的,无论关于物资、医疗、人力、心理等方面的篇章中,不难感受到,这次病毒感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,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。

初五以后。班里有几个孩子打电话来问,什么时候开学。我无法回答,因为延迟并未说明具体的日期。只是,开学即在,连孩子也要进行线上学习。面对新型的授课方式的,作为老师,无论如何,我希望他们能够乐观地接受并适应,而不是混沌、迷惘。生命中,总有一段时光是不安的,勇敢面对,别无选择。我想告诉他们:其实,一个人最好的样子,就是安静学习。这应该是一个好的时机。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,我们有一切理由让自己更成熟、更沉稳,多读点有益的书,居安思危,别丢了思考的能力。

冷雨又下起来,暮色袭入我的房间。我好像刚才从早晨醒来,但我已记不清今天是星期几。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上班,从未像现在这样思念那些魔咒一样的熊孩子。

母亲的厨房仍旧变戏法似的,变出许多儿时吃过的食物:红薯粥、腊肉芋梗、小葱豆腐、红烧塘鱼……这大概是我一天中,唯一感到幸福的事情。这幸福就像一束光线,牵引着陷入黑夜的我,从沉寂中走出来。但愿这束光照着你,从早晨到夜晚,心安又美好。

等待,是一场与时光的较量。我深信谜题揭晓,在不久的将来,在每一分普通的力量之间。